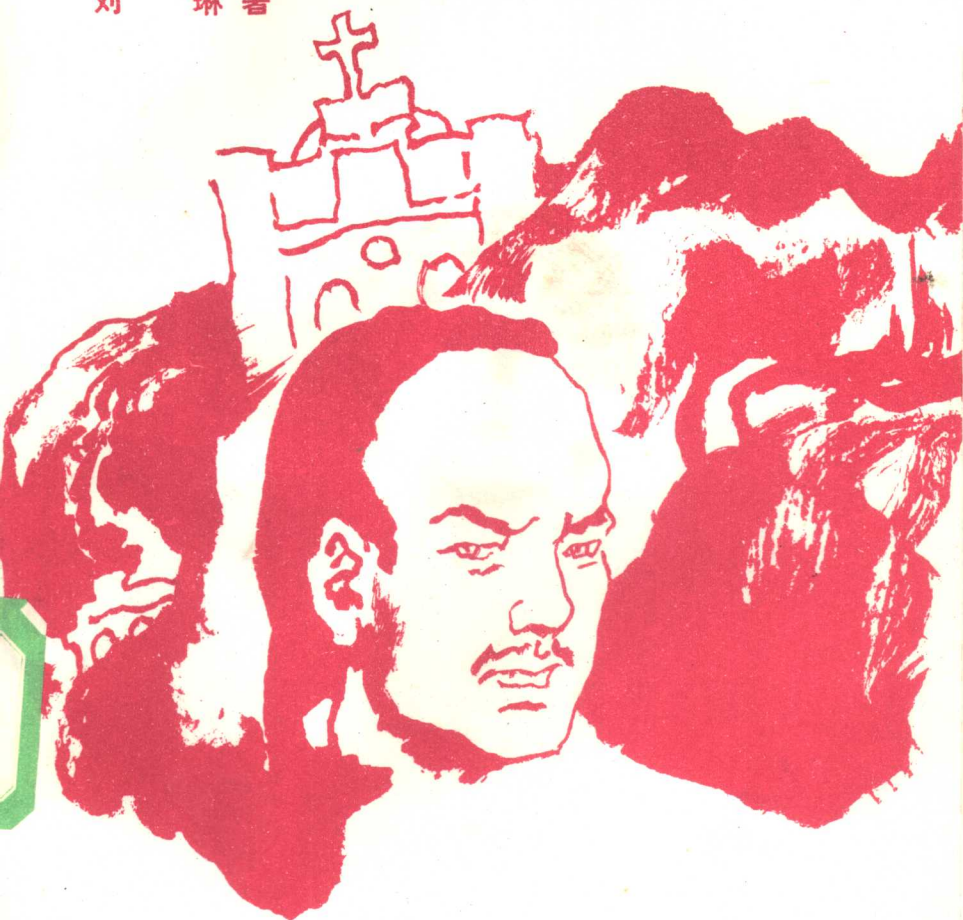


火燒 望海樓

刘 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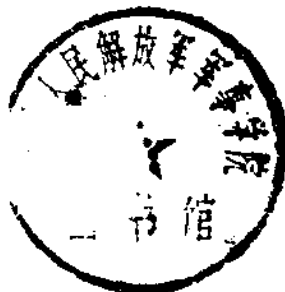
2 034 3205 3



中华文学丛书

火烧望海楼

刘琳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火 烧 望 海 楼

刘 琳 著

•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山西省原平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66 字数：85千字

1986年5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300

书号：10267·45 定价：0.72元



60m 8/12







前 言

望海楼在天津城的东北角，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殖民主义者凭借不平等条约强行霸占的租界地。一八六九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这里建成了一座尖顶楼房的教堂。它象魔鬼一样，俯瞰全城，磨牙吮血。就在这里，披着传教外衣的殖民主义海盗，干下了一桩桩奸淫掳掠、残害幼童的罪行，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笔十恶不赦、无法偿还的血债。

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清同治九年的五月二十三日）受尽殖民主义者蹂躏欺辱的天津人民，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人们象决堤之水，奔腾咆哮，涌向望海楼——打死了持枪行凶的法国领事，惩办了欺压人民、残害儿童的洋教士和民族败类，烧毁了法国殖民主义者为非做歹的巢穴——“仁慈堂”和“望海楼教堂”，反帝的烽火直冲云霄，蔓延大江南北。这就是我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天津教案”。

天津人民此一壮举，声威大震。然而，腐败透顶的清政府却被这漫天的烽火吓破了胆。在法、俄、英、美等帝国主义的联合威逼下，先后派出曾国藩、李鸿章亲赴天津“查办教案”。这两个卖国贼名曰“查办”，实则“投降”，他们撇开是非曲直不问，只求洋人满意欢心。对洋人的无理要求，诺诺连声，答应“谢罪”、“赔款”、“惩办凶手”、

“重修教堂”……终于把反帝英雄的头颅，拱手捧献到殖民主义强盗的祭坛上。

这就是：火烧望海楼，
悲壮历千秋，
要知前后事，
且听述来由……

目 录

第一回	逼债务王三逞凶 贴告示教堂霸地	(1)
第二回	访义弟马宏亮借银 欺贫女瞎闹五受惩	(16)
第三回	驱摊贩张麻子撒野 助同行王大龙遭劫	(28)
第四回	马宏亮比武打王三 王老安告状见知县	(40)
第五回	遇拐犯小顺子失踪 寻外甥马宏亮探墓	(50)
第六回	刘知县直言谏崇厚 武兰珍被抓送公堂	(61)
第七回	察民情县令私访 洗耻辱烈女投河	(71)
第八回	谢福音施奸拒官吏 众百姓激愤围教堂	(81)
第九回	丰大业枪开伤人命 马宏亮挥拳毙洋人	(92)

第十回	烧教堂百姓泄积愤 杀修女魔窟救儿童	 (102)
十一回	刘知县仗义通音讯 马宏亮投案救他人	 (111)
十二回	曾国藩来津办教案 无名叟痛斥卖国贼	 (120)
十三回	津民含泪送知县 捕头克钱买死囚	 (128)
十四回	黄夜出监万民相送 英雄就义千古留芳	 (137)

逼债务王三逞凶

第一回

贴告示神甫霸地

话说清同治九年端午节这天，天津城东南的卫河，潞河与海河交汇处的三汊河口，停泊着不少大大小小的木船。有运粮的、运海盐的、运干鲜杂货的、运绸缎布匹的、都在这码头上装卸货物。还有一些渔船在河里游弋、捕捞鱼虾。河面上，水波金光；河岸上，吆喝声声，呈现着一派繁忙的景象。

在三汊河口的北岸，矗立着一座“鬼子楼”。何谓“鬼子楼”？本来这里有望海楼和崇禧观几座中国建筑，可是，因为这块地方被法国鬼子强行租占了，于是，法国人拆除了原有建筑，在那里修起了一座天主教堂和一座法国驻津领事官邸，尖顶楼房，似大牙一般，阴森恐怖，像魔鬼一样。因为老百姓们习惯把望海楼称为河楼，所以，如今也把这座教堂叫做河楼教堂，也有人干脆就叫它“鬼子楼”。

“鬼子楼”前这块地方，历来是摊贩集中的场所：摆摊卖鲜货的，挎篮子卖药糖的，推车卖瓦盆的，挑担儿卖萝卜的，以及修鞋的、锯碗的、磨刀的、算卦的、耍把戏的、卖艺的、真是五行八作，干嘛的全有！不过这些都是小本经营，单来独往的居多。

摊贩的主顾，也多是码头上的搬运工，使船的伙计，赶车运货的把式，以及住在河边窝棚里的穷苦百姓。不少卖苦力的穷哥儿们都是单身汉，他们要的是花不上几上铜子就能

填饱肚子，于是，附近的几家小饭铺也就应运而生：有卖大饼豆腐脑的，卖烧饼锅巴菜的，卖煎饼馃子的，卖羊汤杂碎的……生意还都不错。

单说“鬼子楼”前靠近北运河边，有个王家水铺，掌柜的叫王老安，今年四十六岁。儿子大龙给人使船，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王老安身边只守着一个闺女小福子，今年十七岁。王家是一明两暗三间破房，东里间是小福子住，西里间是王老安和大龙住，中间的堂屋是烧火做饭的地方。在三间屋前，搭了个大席棚，靠东边又盘了灶台，天热时就在外边灶台上点火烧水。席棚子底下是两张旧方桌，几条长板凳。这水铺就由王老安父女经营，卖开水、茶水，也捎带着给过往行人烩烩干粮、做碗汤。王老安为人老实，心地善良，做买卖公道，所以，来喝茶、买水的人挺多，父女俩还能维持生活。

可是近来，王老安的心事越来越重了，晚上，躺在炕上，虽说劳累，终日腰酸腿疼，可还是忧心忡忡，难以入睡。为什么呢？原来在三年前，他老伴突然得了伤寒病，钱没少花、药没少吃，结果不但人没保住，还欠下了地头蛇王三的三两银子。借王三的银子是对半利，就这样，利加利，利滚利，眼看到期，就得还他十来两。可眼下，王老安省吃俭用，东拼西凑也只能凑上五两多，这驴打滚的债可怎么还呀？为这，他愁得时常唉声叹气，半宿半宿睡不着觉。

今天是端午节，王老安起得比往常早。他挑回来头一挑水的时候，小福子也起来了；等到他把水缸挑满，小福子已经把屋里屋外收拾利索，点着了锅灶，专等顾客上门了。

穷人们过节，虽然不能讲究这、讲究那，可也要尽力吃

上一顿好点的，打打牙祭。大部分人家还要在大门贴上门符、擦上蒲艾，以求避邪。今天从一早起，街面上买卖东西的人就多起来了，三岔河口这一带也比平常热闹。卖东西的扯开了嗓门大声吆喝，摆摊出车的也比往常多。到了巳时，河边上又来了个撂地摊卖唱的姑娘，立时又围了个水泄不通，更给这儿增添了过节的气氛。

王老安的茶摊，今天也比往日人多。王老安忙着送茶倒水，小福子坐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拉着风箱烧火。虽然上午的天气还不太热，可是小福子离着火近，额头上已经沁出了微微的汗珠，她直愣着眼神拉着风箱，好象在想什么心事！

王老安也看出来小福子的心思，就趁她进屋拿东西的时候，过来安慰她说：“大龙今天回不来也好，今天生意好、活儿多，他回来也歇不住。咱爷儿俩多忙活忙活，多挣俩钱儿，等过两天他回来，咱给他烙饼炸蚂蚱，炒盘鸡蛋，弄碗羊汤，好好犒劳犒劳他！”

小福子故意翻了翻白眼，说：“过节他都不回来，您还想犒劳他？”

“哎，他这也是吃人饭、受人管，身不由己呀！好，好，那等他回来，就给他贴饼子、棒子面粥。不过，你可别又偷着给他弄好吃的！”

“爹，您又……”小福子娇嗔地冲王老安撇起了小咀，可很快又低下头去笑了。王老安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原来，小福子并不是王老安的亲生女儿，而是十年前英法联军攻占天津时，他收养的一名孤女。那是洋鬼子攻占天津城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王老安就偷偷出去挑水。因为

昨天到处响枪，没人敢出来！他刚走到河边，就看见一棵树下倒着两个人。他慢慢走到近前，见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胸前和地上一大片血渍，她身旁趴着个小女孩，一只手还抓住那妇人的胳膊，左腿的裤子上，也是一片血渍。王老安把孩子的头扳起来，用手一试，还有微弱的呼吸。幸亏这是夏天，要是冬天，孩子也许早冻死了。

王老安见孩子还有气，往四处瞧了瞧，见没有人，就顾不得再去挑水，急忙把孩子背回家里。叫老伴儿沏了碗姜糖水，给孩子灌下去，又把孩子腿上的伤口洗净，用白布包扎好。然后从炕上撤下一领旧席，到河边把那个女人盖上，才又挑了一挑水回来。

王老安本想把孩子救活，问清她家的住址，把孩子送回去，也好叫她家里的人来给那个女人收尸。没想到等孩子甦醒过来一问，才知道她家里没别人了，只靠妈妈给人洗衣服来维持娘俩的生活。昨天，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了，到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妈妈冒着风险带她出去，给人家去送洗好的衣服，也好换回点工钱买粮食。哪知道回来的路上，刚在河边的树下歇歇脚，就被河里开过来一只船上的鬼子兵看见了，竟然拿这娘俩当了活靶子，几个鬼子兵举枪就打。她娘胸前中弹，当时就死了；小姑娘左腿也中了一枪，连疼带怕，也晕死过去了。

王老安的老伴看这孩子成了个孤儿，腿又被打伤不能动，流下了同情的热泪。又见这小女孩长得细眉大眼，很招人喜爱，就跟王老安一商量，收留了这孩子。先当闺女养着，等日后长大了，准备叫她跟大龙成亲。

转眼十年过去，小福子已经是十七岁的大姑娘了。如今

王老安的老伴去世，儿子大龙又常年在河上使船，小福子就成了王老安唯一的帮手了。长在穷人家的女孩子，哪有娇娇嫩嫩的？整天风吹日晒的，脸上是红里透黑，可是配上一双水凌凌的大眼睛，一条黑油油的长辫子，结实丰满的身驱，倒显出一种劳动女儿的健美！

十年来，她和大龙一块长大，两个人感情很好，胜似亲兄妹。特别是近两年来，俩人逐渐长大了，也都知道日后要成为夫妻了，就在兄妹之情上，彼此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情感。这两天小福子就盼着大龙能回家过节，可是直到太阳老高了，还是不见大龙的影子，心里不免有些失望。王老安当然明白闺女的心思，就借机会来劝她几句。

这爷儿俩正在过堂屋说话，就听外边有人高喊：“老王头在吗？”

听这一声喊，王老安心里“腾”的一惊！急忙走出来一看，来的果然是他！

来人年纪不过四十左右，头上歪戴着青缎瓜皮帽，上身穿玄青纺绸小褂，敞着怀，内露白洋布汗襖儿，腰系蓝丝板带。下身穿着青色软缎裤，绑着腿带，脚穿白袜，蹬一双白千层底圆口青礼服呢布鞋。往脸上看，两道平眉又短又粗，三角眼，宽鼻梁，肉鼻头，大咀岔子，一边的咀角往下耷拉着。最惹人注意的，是他左颧骨那儿鼓起来一个肉包。他左手正托着一个鸟笼子，里边是一对画眉。此人就是三汊河口一带的地痞王三，今年初入了天主教，外号人称王三包。

王老安一看王三来了，知道他是要债来的，赶忙陪着笑脸迎上前去：“哎哟，是三爷来啦？您请坐！”他一边说，一边用抹布掸了掸板凳。

王三这一来，真好比瘟神下界，有几位胆小怕事的茶座儿，当时就悄悄溜走了。王三斜楞着三角眼，瞥了一下留下的这几个喝茶的，没发现有他怵头的人。就摇晃着脑袋，把鸟笼子往茶桌上一放，抬起一只脚，蹬在王老安给他掸过的板凳上，把两只衣袖往上捋了捋，露出来半截胳膊上刺着的青龙，慢条斯理地说：“我说王老安，你这买卖不错呀！”

“三爷，我这小水铺还瞒得了您吗？今天过节，多上几位茶座儿，能有多大的进项啊？”

“你不是还卖饭吗？”

“不瞒三爷说，是有几位常在这儿吃饭，那都是卖苦力的穷哥儿们，他们自带干粮，我只是给他们烩烩，做碗汤嘛的，叫他们吃个热乎、顺口，不图挣那几个铜子。”

“哟！怪不得这帮穷小子都爱往这儿跑哪。你既然那么大方，那好，今天就把欠我的银子拿来吧！”

“三爷，眼下实在凑不上，您再宽容些日子吧！”

“王老安，这可是咱们当初讲好了的，三年头上、本利全清。怎么，想赖帐不还？”

“三爷，您借给我点胆子，我也不敢哪！眼下实在是凑不上，您就再宽容几个月吧！”

“没钱？”王三眯起了三角眼，冲着正扭过头来听他说话的小福子瞟了一眼，嘴角上露出猥亵的微笑。又看着王老安说：“你有个这么水灵的大闺女，想挣钱还不容易？啊！哈……”

王三包这几句话，把小福子气得一头跑进屋里哭了起来。

忠厚老实的王老安也气得满脸通红，他再也忍不住了，